



神韵引轰动 华人自豪 西人赞叹

（明慧记者美国华盛顿报道）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四日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歌剧院的第七场演出再度爆满，见惯各种场面的华府观众们，以雷鸣般热烈的掌声表明，神韵真正引发了他们心中的共鸣。

在肯尼迪中心歌剧院六天七场的演出吸引了约一万一千名现场观众，其中不乏美国政要名流、外国使节、艺术家等各界主流人士和许多海外华人。

宏大的制作，极具启迪的作品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长埃克·雷格特与夫人观看演出后说：“我觉得整场演出非常出色，真是太美了！艺术家、晚会所传递的信息……都非常完美。这是宏大的制作，极具启迪的作品。我完全被征服了。”当听说因香港政府配合中共的打压而拒绝发出演出签证给六名神韵艺术团核心专业制作技术人员，神韵在香港的演出因而被迫取消，雷格特表示不解。他说：“我认为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应该自由观看（神韵演出），包括中国大陆，我希望将来会这样。”

中国民众会喜欢她

国防部顾问哈里·赫尔先生说：“节目的与众不同在于，所有的演员都是用心在表演，并知道他们做的事有多么伟大。所以你能从节目中看到，通过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表达出他们的伟大信仰。”“所有节目合在一起就像一个故事，每个节目如同书中的章节。当你读它的时候，每一节都有它的位置。所以整场的特别之处，就是所有节目完美地组成一个整体。”他曾经访问过中国，他希望看到神韵在中国演出，并相信“（中国）民众会

喜欢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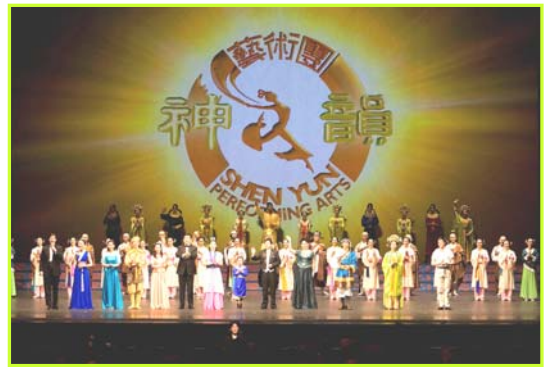
“那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人们不应该生活在极权专制下，而应与他人分享，关爱整个世界。”

是真实的才令人如此感动

出生于中国高干家庭的陈先生去年独自一人观看了神韵演出，今年带了一位也是从大陆来的朋友一起观看晚会。从小就经常观看各种文艺演出的陈先生对中国节目向来非常挑剔，看完神韵演出，他觉得非常好，特别对《手绢舞》、《神的欢歌》赞不绝口，表示最让他感动的节目是舞剧《震撼》，观看演出时，他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台上站的是一位坚强、充满正气的男士，是陈先生敬佩的那种男人。他相信这是真的，正因为真实才让他如此感动。

唯一没有党文化的演出，年年都看

严先生来自上海，是退休的园林设计师。自二零零七年他经友人介绍去纽约看了神韵以后，年年都看神韵演出。严先生很喜欢神韵，因为这是“一个唯一没有党文化的演出，是非常纯正的中国文化盛宴”。他欣喜地看到，神韵成功地将中国的五千年文化表达出来，把中国的忠孝礼义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文化没有国界，他非常喜欢看到神韵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漫漫历史长河中的故事发掘出来，这是赋予世界人民的文化瑰宝。◇



■ 特派专员奥尔斯顿先生在联合国总部新闻发布会上

联合国：大量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被致死

在联合国特派专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先生最新发表的全球报告中，特别提出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关押期间遭酷刑致死的严重情况。特派专员呼吁中国政府：“必须对所有不经过正式起诉的非法任意处决的可疑案件进行彻底、迅速且公正的调查，包括亲属的投诉及在上述情况认定为非自然死亡的其它可靠的报告。”他特别强调：由于酷刑、监管人员的疏忽职守或使用暴力或是面临死亡恐惧威胁而造成的拘留期间的死亡，是违反国际条例的，也属于政府责任。

在四百四十九页的报告中，特派专员对一百多个联合国成员国作了总结性报道，中国部份占用了三十页的篇幅，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部份占用了六页，联合国原文可从联合国的官方网址下载（文件号：A/HRC/11/2/Add.1）。这份报告是自特派专员奥尔斯顿先生上任以来，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任意酷刑致死问题的一个最全面的总结。

奥尔斯顿先生列举了他在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间所关注的中国各大规模的人权迫害。他在报告中列举的二十个迫害个案，其中十六个是关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零九年三月十三日他向中国政府发出了联合国公函。在公函中，他指出：“有关十六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拘禁期中，因伤害而致死。尽管死亡的情况各异，但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法轮功学员，而且他们都是在执法人员的监管下死亡，或者在拘禁释放后极短的时间内死亡。我们认为这些人被逮捕及死亡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是法轮功学员。这些人的被逮捕或（被迫害）死亡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法轮功活动。”

据法轮功人权零九年三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共在奥运期间抓捕了至少一万一百九十四名法轮功学员。其中被确认的有近百学员在被捕后几周内甚至几天内遭迫害致死；很多被判以重刑，至今还在被非法关押中。这十六位学员的案例是“法轮功人权”在零八年至零九年间提交给联合国的，他们都是在奥运前后被捕之后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接第2版）

神韵香港演出被迫取消 各方谴港府配合中共打压

(明慧记者香港报道) 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晚会原定从二零一零年一月廿七日起首次在香港演出, 主办单位位于香港当地时间二十三日中午沉痛宣布: 神韵艺术团无法如期在香港演出, 因香港政府配合中共打压, 拒发演出签证予神韵艺术团的六名关键技术成员。

神韵艺术团原定在香港的演出, 由香港法轮佛学会、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时报三个团体联合主办, 七场演出的七千七百张门票于零九年十二月二日开始公开发售, 很快便全部售罄。主办单位(右图)对港府屈从中共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 同时表示, 将保留追究一切责任的权利, 香



港政府要对此事件承担一切后果。港府的阻扰已受到香港各界、台湾和欧洲、北美等地各国正义人士的共同谴责。◇

(接第 1 版) 人权理事会在最近的第八届会议上, 通过了 8/3 决议, 其中重申了“所有国家必须对所有非法处决, 不经起诉或任意处决的可疑案件进行详尽而公正的调查。”

特派专员奥尔斯顿先生在给中国政府的投书中敦促, 作为签约国之一, 中国政府应遵守“禁止酷刑及其他残暴、不人道或污蔑人格的处置与刑罚公约”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

报告中所提的十六名在被关押期间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其中九名为男性, 七名为女性。他们分别是来自辽宁的胡嫣容、白河国、方德正、刘权、陈玉美、杨锦芬, 黑龙江的黄化俊、郝丽华, 山东的钟栩霞、钟增福、孙艾美, 北京的于宙, 上海的古建民, 天津的顾群, 陕西的武新民和内蒙古的熊正铭。上述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无一例外都受到了警察的毒打和酷刑折磨, 而这正是他们致死的根本原因。



我的亲身经历

钟东梅, 河北省定兴县杨村乡西里村农家妇女, 今年四十三岁。以下是她的亲身经历:

(一) 饱受病痛苦

一九九七年之前, 我多病缠身, 全身风湿性神经痛、长期性胃病、先天性心脏病冠心病、综合性精神衰弱, 身上好几处都长有骨瘤, 再加上生育和做绝育时的后遗症、气管炎等等, 全身末梢神经都非常痛。几经求医问诊, 医生都说: “这个人废了, 没救了。就算华佗在世, 也难救啊!”

丈夫的身体更差, 瘫痪了很长时间, 我为他四处求医, 跪爬求助, 还是没有起色, 后来的我病的也像瘫痪症状似的, 躺下不能动弹, 全身不听使唤。可苦了我那幼小的一双儿女, 大的七岁, 小的才三岁。我被病魔煎熬了近一年, 全家人痛苦难耐, 四处求援, 却四处碰壁, 没人再肯帮我们, 借钱给我们, 都怕我们还不起。

(二) 神奇康复 服务社会

正当我几近绝望时, 师尊的手招向了我。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儿子从外边跑回来, 对我说: “妈妈, 炼法轮功吧! 他会让人身心健康, 也会让你健康起来! 来, 我教你。”说着就做起法轮功第五套功法来了, 盘着腿结印, 闭上眼坐着, 那样子太美了, 美得像活佛再现。我说: “好, 妈妈学!” 我找来书, 自学起来。一个星期后, 奇迹出现了: 我全身的病都不翼而飞了。

丈夫见我身体很健康, 像没生过病似的, 非常高兴。我把师尊教我们怎么样做好人、以及中间存在着因缘关系等等告诉他, 他说“我再也不做坏事了, 我也要学做好人。”从此我们全家身体健康, 十几年来, 从没有沾过一粒药片。

我们用健康的身体服务于社会: 怕路人行路不方便, 把路上的乱石头、树枝、玻璃片捡开, 洼的地方填平……

只想用自己身心健康后的一切行为告诉人们: “我得大法了, 能用健康的身心服务于社会。大法的美好会照亮人们的心灵的!” 从此我们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还还清了几年来看病借的债, 正当我们沐浴在大法给予的

美好幸福中的时候: 集古今中外最愚蠢、凶暴、残忍于一身的江泽民, 利用手中权力, 动用其邪党的宣传机器: 电视、报纸、广播等满口胡言欺骗各国人民, 诋毁法轮功, 诬蔑我们的师尊, 迫害大法弟子。尤其是 CCTV 做江泽民爪牙栽赃法轮功, 伪造“1400 例”、言语攻击我们慈悲伟大的恩师……

(三) 澄清事实 反遭迫害

我去北京上访, 被定兴县公安局接回当地, 被拳打脚踢, 他们猛烈的攻击我的头部、耳部、眼睛和脸等, 直至我昏死过去。他们强行非法把我关押到了定兴县拘留所。所长摇摇头叹声说道: “现在公安这样做都是违法的, 将来他们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中央领导这样做又像当年文革, 最后倒霉被制裁的还是我们这些执法人员”。

第二次进京是 99 年 9 月初, 杨村乡不法人员把我劫回乡政府。途中, 他们不停的打我耳光, 随身物品和 300 多元钱被抢劫一空。到乡政府时, 强逼我们跪下, 十几个人凶狠的用脚踹我的脚和小腿。当时, 就听到“喀嚓”一声, 再看我的脚, 踝骨处已经断开了, 骨头都扎出来, 清晰可见。当时我无法站立, 他们看此景, 也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却又把我拖到一间屋子里审讯、立案。又把伤痕累累的我强行转到当地乡派出所。乡派出所的杨建民(房家庄村人), 用电棍电我, 又用硬竹棍(直径 10 几公分, 一米长)打我。一位百楼乡的法轮功学员马淑慧, 恶人逼她跪在玻璃碴上, 再有两个大男人踩在她身上压, 脚背上被恶人用铁片烫, 身上被烧伤的泡一片一片的, 使她坐不得, 躺不得, 站不得, 全身痛的直打哆嗦。脚上的泡大的跟馒头似的。(接第 3 版)

(承第2版)还有法轮功学员被吊铐、毒打七天七夜了。他们用军棍打、皮鞭抽、反铐在窗口让虫蚊叮咬，铐在门梁上毒打到昏过去，用水浇醒后还继续打……

乡里“610”政法委副书记段平德、房利民(房家庄人)向我家属勒索两千元，家里没有钱，拿不出来，他们见我只剩一口气了，又怕我死在乡里，逼我家属给他们打两千元欠条，才让家人把我接回家。

(四)夜闯民宅 酷刑折磨

2000年9月28日凌晨三点多，房利民、耿四儿、王华带了一些打手闯入我家，硬生生把我从炕上拖到了他们的车上，绑架到乡政府会议室。

司法所所长赵常亮与政法

委书记任金田、打手王华(南菜园中菜人村人)、耿长军(张里村人)、房立明、许言就对我拳打脚踢、打耳光，打累了，就用手铐把我反背铐起来罚站，他们用几根电线扭成麻花状的鞭子、军棍抽打、用酒瓶子砸脚踝骨，累了就用烟头烫我嘴唇，烫我被反背铐起来的手，很长时间。他们累得动不了了才罢手。

一次，以任金田为首的三四十个彪形大汉，蜂拥而至一脚把我踢翻在地，用穿着皮鞋的脚凶狠的踢踩在我身上，同时用棍棒、皮鞭、胶管一齐打我全身。我顿时不省人事，前任乡长张伟星(定兴北河镇红树营与红树村人)凶狠的抓我的头发，拼命的向墙菱角上撞，直到我昏厥两三次，又换两个拳头，疯狂击打我

两耳和整个头部，直到累了才罢手。之后我两耳失聪，昏昏蒙蒙。

任金田还扬言：“江泽民有指示，对你们修炼真善忍的人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政策：我叫任金田，是保定易县人，现住在定兴县城。我不怕遭报应，也不怕你们家属报复我！你们学什么真善忍，做什么好人啊。你们要是卖淫，嫖娼，偷抢赌博吸毒，我们还不管呢。我们就是专管学真善忍做好人的，都跟你们似的不抽烟不吃药，那共产党还有什么经济收入，那共产党不就垮了吗，你们不是颠覆共产党是什么？”

二十多天过后，被勒索五百元才让回家。从此，县、乡“610”政法委书记等人，经常到我们家骚扰。同时用两百元钱一个月，雇我邻居暗中盯梢，邻居让我出门注意点，别叫他们暗算了。

从那以后，房利民基本天天都来骚扰我们，什么“7.20”啦，“4.25”、十一等等更是天天骚扰不断。

(五)遭610抢劫 有家难回

2005年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因在朋友家有事太晚了，没回家。第二天，天刚刚亮，村里一明白真相的人告诉我说：“你千万别回去，你家被‘大头老三’（张志海）带县里的“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人员和公安、刑警队的人，深夜亲自翻墙，打碎玻璃窗，钻进屋里，翻抢你家的财物，还歇斯底里的骂你。你家都被那些邪党的土匪全抄了，抢走好多好多东西，你家都不象样了。有二百多个邪恶之徒正在到处找你，只要是亲朋好友他们都去骚扰，各个路口都有公安、“610”、司法所的车和人，整个村都被包围了，正在家家户户检查呢。”

我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得安全走脱，流离失所到如今。事后，我家长期被“大头老三”（张志海）伙同县610等长期监视，家属常常被骚扰。

当时吓得我七十多岁的公婆直哆嗦。几天后，乡亲们见他们太嚣张都用愤怒的眼光看他们，有的开口说“人家二老都七十多的人了，你们这样折腾，出了事你们谁负责！”在乡亲们的众怒斥责之下才搬到院子门口，又呆了半个多月，才慢慢的撤去。

事后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每年的“敏感日”，他们都到家去骚扰。使我有家不能回，颠簸流离不能孝敬二老，不能教育子女，大女儿无助失学，房屋破烂凄惨。◇

古稀老人的神奇事

四川一个边远小县有一位78岁的老人，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精力充沛。特别是多年的眼病也好了，视力恢复正常。

2005年，四川“冬旅会”要在该县开现场会。当地恶人害怕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发传单，就到老人家里骚扰，不准其出家门。

10月的一天，乡政府的治安员领着县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公安局长、民政局长到老人家威胁。一进门，治安员就把老人叫出来，准备“训话”，老人想：平时要找你们还找不到，今天你们上门来了，正是让你们明白真相的好机会，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

老人坐在中间，不等治安员说完，就给他们讲自己修大法后身心的巨大变化。老人的眼睛原来看不清人，炼功后视力恢复正常了，现在能缝补衣服。乡治安员也当场证实老人以前眼病严重。

法院院长出难题想难倒他，对他说：“如果你能当着我们，把线穿过针眼，我们就相信你说的，我们就走。”老人说：“一言为定。”老人立即进屋拿出一根绣花针和线，当着众人的面，把线穿进了针眼。法院院长把针接过来，看是真的，自己要亲自穿针，穿了四次，才把线穿进去。老人说，“我一次就能把线穿进去，院长这么年轻，穿了四次才穿进去，你们该服了吧。”

可是他们还找茬为难老人。政法委书记说：“我还没有看到，再穿一次给我们看，不然你得跟我们走。”老人说，“你们看好。”老人把针拿在手里，看见这针眼好象放大了好多倍，这次更快，一下就穿进去了。来的人再也没有什么话说了。老人继续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却要走了。老人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再坐一会儿，我给你们多讲点法轮功的事。”他们起身出门，慌慌张张上车，一溜烟跑了。（文/罗娜）◇

生下来就赶上了挨饿的年代。每天做饭的时候，我总是站在锅台前，踮着脚看着锅里。稀稀的粥里是玉米面、高粱面，掺着剁碎的菜叶，为了黏稠，混合上一点玉米秆里的瓢。我总是对祖母说：“能不能干一点，粘一点？做饽饽吧，我饿呀！”

腊八这天，祖母不知从哪里变出来一把把各式各样的米，勺子在锅里顺着一个方向，搅啊搅啊，香香的、甜甜的、稠稠的、热乎乎的，只有那一刻才驱走了穷困岁月中深冬的寒气。

十七岁那年，我随着大批知青被遣下乡。那是大东北，一口唾沫还没落地就冻成了一条冰。腊八前，我背着帆布书包，到农家里挨家挨户地走，这家给把米，那家抓把豆，倒在锅里熬熟，一人一碗“百家粥”。再把玉米面的大饼子用手绢包好，从领口装进怀里，人取暖，饭保温，这就是“午餐”。山头上，目送着户友们迎着西北风下地……。难耐的寒冷，无望的前程。回屋再吃我那碗粥，咽下的已是冰凉和苦涩。

有感“腊八粥”



再后来回城当了工人，考大学，参加工作，成家、生子，忙啊！老人不在身边，忙得忘了一切。看到商店柜台上的腊八粥，买几罐，热一下，应应节气，真是没滋没味。

年长了，老人老了，孩子大了，生活的脚步也慢了。再逢腊八，扔到锅里的样数多起来，急急地煮，慢慢地煨，细细地品尝，尝出来的乃是人生百味。

走过不惑、知命之年，已近耳顺，才从不知所归的人生迷茫中走出来。再读史书，已不再是品粥的美味和亲情的

温馨，而是体味出腊八粥里蕴含着神传文化的悠久和其内涵的博大精深。

相传，释教佛祖放弃了至尊的王位，出家修行。在六年苦行中，他每日仅食一麻一米，终因饥饿晕倒在人烟荒僻的河边。这时被一个牧羊女看到了，她把自己带的各种杂粮混合在一起，采集了野果，用泉水煮成粥，一口一口地喂，把他救活。他恢复体力后，在菩提树下坐了七七四十九天开悟成佛。这一天正是农历腊月初八，后世的佛教徒为了纪念佛祖的艰苦修行得道和牧羊女的功绩，便在每年的腊八用米和果物煮粥供佛，布施众生。这种粥被称为“腊八粥”。

一碗粥中盛进的是对神佛的深深敬意，粒粒入口种下了修佛向道的归心。

当历史走到今天，又有法轮佛法慈悲普度，众生有望在新春。

又值岁末腊八，敬奉一碗粥，叩谢浩荡佛恩。（文／若水）◇

世道变 谁被另眼相看？

今天一上班，就看到同事在那儿窃窃私语，见我进来，其中一人还挺神秘地问我：某某交入党申请书了，知道吗？所有谈论这件事的人，脸上都带着不屑、嘲讽的表情。也难怪大家当新闻传，我们单位有一千五百多人，这两年还真没听说有谁申请入那个党的。提起某某是党员，有的人背后会议论，说这人会钻营、太“势利”了，意思是只有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才会干（入党）这种事。我丈夫的单位更绝，将近四十个人的一个事业单位，这么多年竟然连一个党员都没有！可见，现在愿意加入这个组织的人不多了。何况还要受到被周围的人“另眼相看”的待遇。我边上一个工友说了一句：这年头谁还入这个党，出门也得叫门框给挤了脑袋！

现在人们真的越来越认清了这个党的“假恶暴”的本质。有时候打开网站，看见只要是官方发的消息，无论是新闻还是什么政策，点开网友的评论看看，没有几个不骂的，中共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事件越来越多。周围的同事，只要是谈及现在的政府、官员，也没有不骂的。很多人都在底下谈论《九评共产党》一书。有一次我到一办公室去办事，一进去，看到几个人正在那儿谈论着什么，办公室主任和我很熟，见了我就说：来来，昨晚我看了一本书，叫《九说共产党》（我心里好乐，他怎么说也是个大学生，这记忆力可真够呛，硬是



把《九评》记成《九说》），说得真好！他以为我还不知道《九评》，接着就给我讲了其中“几说”的内容，我也没给他纠正，挺大的一个主任，记错了书名，面子不好看。旁边几个人还不时地给予补充。

单位有位同事，见了我就说：某工某工（我本来应该是工程师的，因修炼法轮功受迫害，造成职称起起落落的，但别人都习惯这么称呼我），祝你成功！我知道他的意思，每次我都笑着回答他：谢你吉言！

几天前我给一个工友帮忙，给他的手机装软件，单位的一个管事的过来了，笑着说：你是不是在复制你们李老师的录像？我蓦地心头升起一种感动：他谈到我们的师父时称为“李老师”，其中透着对师父的尊重！

世道真的在变，人们真的越来越清醒了！◇